毛鄭異同考

毛鄭異同考卷之八

歙程 晉芳 學

大雅生民之什

生民

歐陽氏修曰毛謂姜嫄者帝嚳高辛之配也高辛為為天子以玄鳥至之日親祠于郊禖以求子姜源從帝嚳而見於天將事齊敏天歆饗而降福乃生后稷姜嫄以后稷生異於人欲以顯其靈乃寘於隘巷而牛羊辟之又寘於平林而林間人收取之又寘於冰上而有鳥以翼覆藉之於是姜嫄知有天異乃往取而育之鄭謂姜嫄非帝嚳之配乃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耳高辛後世不為帝矣得用

天子之禮祠高禖者爲二王後故也又謂當祠高禖時有上帝大足迹姜嫄履其指拇歆然感而有身遂生后稷以無人道而生子懼人不信乃寘之隘巷等處以顯其異凡恠妄之說使諸家合辭并力以相固結若折以至理猶可攻而破之况二家自相乖戾如此也今各以其所自爲說者反攻之則亦可以屈矣毛鄭之前世已傳姜嫄之事也今見于史記者是矣初無高禖祈子與歆顯靈異之事也直言姜嫄出履大人之迹生子懼而棄之及見牛羊不踐等事始知爲異兒遂收育之爾就其妄說猶若有次第至二家觧詩乃各增損其事以遷就已說毛能不信履迹之恠善矣然直謂姜嫄

從高辛祠于郊禖而生子則是以人道而生矣且有所禱而夫婦生子乃古今人之常事有何為異歟顯其靈而以天子之子棄之牛羊之徑及林間冰上乎此不近人情者也毛傳商頌亦言高辛次妃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祀高禖而生契與姜嫄生后稷事正同其先生契也未嘗以為異其后生后稷豈特駭而異之乎此又理之不通矣五帝君臣世次至周以後已失其傳蓋其相去千五六百歲久不能無訛謬而無所考正矣今史記本紀出于大戴礼世本諸書其言堯及契稷皆為帝嚳之子先儒以年世長短考之理不能通固難取信而鄭又自惑于讖緯專用命歷序言帝嚳傳十世因

以堯契皆不為嚳子而猶以后稷為嚳後世子孫謂堯不徙非嚳子亦非高辛氏之族故以后稷於堯世為二王之後其言無所稽據而皆由其臆出夫天命有德以王天下此聖賢之通論也天生聖賢異於衆人理亦有之然所謂天命有德者非天諄々有言語文告之命也惟人有德則輔之以興爾所謂天生聖賢者其人必因父母而生非天自生之也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々甫皆父母所生也鄭則不然直謂后稷天自生之爾夏有天下四百餘歲而為商々有天下六百歲而為周如鄭之說是天不因人道自與姜嫄歆然接感而生后稷其傳子孫一千歲後為周而王天下且天既自

感姜嫄以生后稷不王其身而王其一千歲後之子孫天意果如是乎無人道而生子與天自感於人而生之在於人理皆必無之事可謂誣天也蓋毛於史記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訛謬之世次鄭則不取其世次而取其怪說三家或異或同諸儒附之駁雜紛乱附毛說者謂后稷是帝嚳遺腹子附鄭說者謂是蒼帝靈威仰之子其乖妄至于如此夫以不近人情無稽臆出異同紛乱之說遠解數千歲前神怪人理必無之事後世其可必信乎然則生民之詩孔子之所録也必有其義蓋君子之學也不窮遠以為能闕所不知慎其傳以惑世也闕焉而有待可與毛鄭之說余能破之不疑生

民之義余所不知也故闕其所未詳

以弗無子

傳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

箋弗之言祓也

正義釋詁文祓福也孫炎曰祓除之福周語云祓除其心女巫云祓除釁浴左傳祓社釁鼓檀弓云巫先祓柩皆祓除凶惡義取祓去故云弗之言祓也禋祀上帝於郊禖祓除其無子之疾以得其福雖解弗字為異與傳去無子之意亦同也

案祓自是掃除之義爾雅訓福非也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

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敏迹疾也從于帝而

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

箋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

正義諸書傳言姜嫄履大迹生稷爾狄吞乙卵生契者皆毛所不信故以帝為高辛氏帝盖以二章卒章皆言上帝此獨言帝不言上嫌以為高辛氏帝也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傳既依爾雅以武為迹而不以敏為拇者毛意盖謂爾雅不可盡從故也心識速疾謂之敏故訓敏為疾又解姜嫄得踐帝迹所由以高辛之帝親行禋祀姜嫄從于帝而往見於天故行在後而踐帝之迹從帝見天即上傳所云后妃率九嬪御是也踐迹者直謂隨後行耳非必以足躡其踐地之處也將事齊敏者將行也謂行祀天之

事齊敬而速疾也鬼神食氣謂之歆故以歆為饗謂祭而神饗之也　介大釋詁文福祿所止謂止於姜嫄使之早有子也　鄭以此及玄鳥是說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經文也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蒼耀稷生感迹昌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苗興云契之卵生稷之迹乳史記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歆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及朞而生棄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是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說也又閟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依姜嫄以生后稷故以帝為上帝且鄭以姜嫄非高辛之妃自然不得以帝為高辛帝矣此上帝

即蒼帝靈威仰也長發箋云帝黑帝此不言蒼帝者彼以下有玄王故言黑帝此下有上帝故言上帝各隨經勢而為文也爾雅引此釋之而以敏為拇指故依用之爾敏拇也孫炎曰拇迹大指處釋詁文介右也郭璞曰相佑助也孫炎曰介者相助之義如人之左右手故以介為左右也

業此自以毛傳為正辨見毛詩答問

載震載夙

傳震動夙早

箋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

正義震動夙早育長皆釋詁文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昭元年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哀元年左傳曰后緡

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早者言其得福之早得福乃有身早文應在震上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為韻故姜嫄之配高辛亦應久矣未必生稷之歲始來配之若前已禋祀此言始震則是得福晚矣而言早者作者因事而言以祈即有子故繼祈為早耳　傳以夙為早震後言早於事不次故轉之云夙之言肅自肅戒也

案朱子從鄭訓夙為肅戒華谷仍從古訓鄙見亦以毛義為長

先生如達

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

箋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

生如達之生言易也

釋文達他末反注同說文云小羊也沈云毛如字

正義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畧耳非訓達為生也又解言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此后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姜之此主書后稷是姜嫄首子而已后稷有同母弟妹以否書亦無文爲　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辥琮荅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羜大曰羊長幼之異名以羊子初生之易故以比后稷生之易也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踐巨人迹身動如孕者及朞而生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焉遝

之言未可信也

案此亦以毛傳爲長說文之義亦可存辨見毛詩荅問

寔覃寔訏厥聲載路

傳覃長訏大路大也

箋寔之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訏謂張口鳴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

正義釋言云覃延也延引是漸長之義故爲長也訏大路大釋詁文　寔覃寔訏爲厥聲載路而言誕寔匍匐爲克岐克嶷而設取寔之爲義不指覃訏匍匐之體故云寔之言適也適覃訏而聲已大適匍匐而已能岐嶷爲早慧之勢也定本爲寔之言是接集注

並為適又以上言呱矣謂其泣之聲下言匍匐指其
小之體覃訏之文在其間則亦指小時之寔狀故云
覃謂始能坐訏謂張口嗚呼儀礼注云禪之言澹々
然安意也則覃亦安意故為坐也訏音呼字又從言
故為張口嗚呼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謂大於呱々之
時因言張口嗚呼即說音聲之大且嬰兒即坐而後
弄口破坐而後匍匐則智識漸生故於匍匐之下言
岐嶷皆為事之次也
案寔字毛無訓不煩訓也定本作是毛義亦當如是
宋賢于覃訏二字亦多從毛義是也載路呂氏朱子
取陳氏之說以為滿路此勝古訓不可以後出而忽
之

寔方寔苞

傳方極畝也苞本也

箋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

正義方者正方之義謂極盡壟畝種無不生地皆方正有苗故以方為極畝易稱繫于苞桑謂繫之桑本故以苞為本　釋詁云苞茂豐也故知豐苞皆為茂也以經已有茂故言亦也經每寔之下皆當字成義直言寔本則不知何本且爾雅以苞為茂故易傳也方是方正故言齊等與傳極畝亦同但齊等據苗均極畝據地滿耳

寔種寔褎

傳種耕種也褎長也

箋種生不雜也褎枝葉長也

正義莊子說木之肥大云癰腫無用故以種為癰腫謂苗之肥盛也褎者禾長之貌故言長也

陳氏啓源曰毛以寔苞為本而鄭以為茂毛以寔種為癰腫而鄭以為生不雜鄭優矣朱傳謂方苞指漬種時而種為布種殆不然朱又云種甲坼而可為種也豈未甲坼時不可為種乎

寔發寔秀

傳發盡發也不榮而寔曰秀

箋發發管時也

正義發者穗生於苗初發苗生也以上言苗之極故平均則發者非獨一莖發耳故言盡發則褎亦盡長

秀穎好栗皆亦盡然舉一以明上下也釋草云華荂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寔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是不榮而寔曰秀也李巡曰分別異名以曉人然則彼是英秀對文以英為不寔故以秀為不榮其寔黍稷皆先榮後寔出車云黍稷方華是嘉穀之秀必有榮也此傳因彼成文而引之耳　傳以發為盡發不解發意故云發管時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而出故言發管也

案呂氏取王氏發者其華發也為正注而以鄭箋附注于下不知鄭義寔勝王氏粗而不切矣朱子從毛而毛不及鄭之細貼華谷取錢氏發生莖之義其寔即發管也指管為莖遂爾懸絕宋賢好因古人成說

畧變其文以為已解而去古已遠非釋經正體也

寔穎寔栗

傳栗其寔栗〻然

箋栗成就也

正義栗是穀穗成就之穎故云其寔栗〻然桓六年左傳云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為栗是栗為穀熟貌　傳言其寔栗〻止言栗栗是寔貌不言所以得然故言成就以足之按集注云栗成意也定本意以為急恐非也

陳氏啓源曰方苞種褎發秀堅好穎栗十字乃禾生之次第孔疏以方苞為春生時種褎為夏長時發秀以下為秋成時當矣唉不如嚴緝以方苞種褎為禾

之始生而苗發秀為禾之中而秀堅好穎栗為禾之成而寔尤為明確也又此十字方種堅好皆與大田詩同而鄭氏釋方種字兩詩異義嚴推其故謂大田方皁與堅好文連是成孰時故以方為孚甲始生此方苞在種褎耑是苗初生時故以方為齊等大田種戒是未耕以前故以種為擇其種此詩前言種之黄茂則種已擇矣繼言種褎存方苞之後故以種為生不雜此最詳盡可補孔疏之不及源案兩詩方字之異信如嚴說至大田既種箋云相地之宜而擇其種是擇其與土性相宜不僅散其不穕也此詩寔種箋以為苗生之不穕是止言不雜於稂莠不兼地宜之意則二種字所指各殊匪直時有先後而已

即有邰家室

傳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

箋以此成功堯致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易更也

正義世本云有邰氏女曰姜嫄故知邰是姜嫄之國也傳以此言封之於邰下言祭天之事故解其意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謂使邰國之女生后稷也故國后稷于邰謂封為邰國之君又特命之使得事天所以顯后稷之神順上天之命故也言國后稷於邰猶文王箋云而國於周后稷以前未有國於此始封之也此邰為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

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他所也　就其成國之室家無所變更者謂邰國先有宮室后稷就而有之所以美后稷也　鄭以姜嫄之夫先為二王之後是先有國故言改封其封早晚亦無明文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其末云斯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斯此封三臣止言封號不道其時即封此言成功蓋治水畢後地平天成之時也稷之功成寔在堯世其封於邰必是堯之封矣故此箋及傳皆以為堯周本紀云禹封棄於邰號曰后稷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杜預云邰始平武功縣所治斄城是也

陳氏啓源曰有邰家室毛以邰為姜嫄之國孔疏申

之謂邰是稷之母家當自有君而以封稷者或滅或遷皆未可知然傳又言之矣堯見天因邰而生稷故封於邰則以邰封稷自是特出堯意但邰君未必有罪不應奪其土地則徙封之說長也宋羅泌國名記以為大王後取有駘氏曰大姜是駘猶在不以封稷稷封之駘在武功姜姓之駘在琅琊案大姜之為有駘氏女見列女傳而史記正義亦引之以證大姜之賢（見周本紀）然孔疏不用其說者豈非以其與毛相左邪不僅是也周語伶州鳩言昔王伐殷歲在天黿（即玄枵齊之分野）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音龐）公之所馮（音憑）神是大姜乃有逢氏女非有邰氏女也左傳昭二十年晏子言有逢伯陵居爽鳩氏之墟以及太公居之是

大姜之國雖在琅玡而非有邰也意有遷即邰之徙封或舉其舊號而曰有邰如宋之稱商晉之稱唐楚之稱荊與然無可考也孔氏不用列女傳良以此

以歸肇祀

傳肇始也始歸郊祀也

箋后稷以天為已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

正義肇始釋詁文上言封之於邰是初為諸侯故云始歸郊祀下云上帝居歆知此祀為郊也　鄭以后稷二王之後先得祭天非為始祭故云肇郊之神位言神位之兆肇宜作兆春官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

郊是也商頌箋讀肇為兆此從畧之又云得祀天者二王之後申明肇不為始之意也

陳氏啓源曰以歸肇祀末章后稷肇祀而肇祀相應而中間皆言祭祀則定指一祭而言不得分七章所言為后稷主祭末章首二句所言為人祭后稷也又李氏譏毛特命之說而以魯郊為比謂成王伯禽皆非禮豈堯與稷亦然殊不知所謂禮者郱自天子耳况聖德如堯可以議禮制度稷之播穀又功及萬世錫以異數非私恩也何得以常禮律之董氏譏鄭二王之說以為后稷于舜不得為二王後夫舜繼堯〻繼嚳〻之子孫在堯舜時正猶周之祀宋耳詎非二王後邪况肇祀者始祀也若以為祀其先則稷居九

官之列為天子公卿尚不得祭宗廟必待就國而始祭爭理又難通矣故傳以肇祀為始歸郊祀不可易也但以毛鄭二說較之則毛為尤勝鄭破肇為兆不如依字訓始一也稷既改封就國于母家則高辛氏之後必更有為嗣者修其先代禮物郊不得亦為二王後二也前五章言后稷功美帝堯特賜正是報功之典傳云堯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順神天命若因二國後而得郊則非歸功后稷之意三也此郊祀傳指祈穀不及至日之郊或因后稷功在播穀故特賜此祭若二王後則兼行至日之郊矣四也然則鄭氏二王後之說止可用之於首章之禋祀不可用之於六七八章之肇祀矣

或舂或揄或簸或蹂

傳揄抒臼也或簸糠者或蹂黍者

箋蹂之言潤也舂而抒出之簸之又潤濕之將復舂之趣於鑿也

正義以揄文在舂下簸上既舂而未簸故知揄為抒臼謂抒米以出臼也出臼則簸之故或有簸糠者或蹂黍者謂蹂踐其黍然後舂之然則文當在舂揄之上今在下者以蹂亦為舂而為之喻簸俱是舂進令與舂相近且退蹂以為韻也上有糜芑是穫而獨云蹂黍者以祭用黍以為主故舉黍以言傳每言或者明各有其人俱趨於事不相兼也　以蹂文在或簸之下不應方言蹂黍以水潤米必當蹂之使濕故云

蹂之言潤如何手問人之辞故云美而將説其事意
欤説之欤説辞自問上生民如何亦如此也於此乃
注彼從可知舂揄之下始云或蹂故知是既舂而抒
出之又潤濕之將復舂以趨於鑿也名昊箋云米之
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九章算術粟一石為糲米
六斗舂糲一斗為粺九升又去為鑿則八升又舂為
侍御則七升言趨於鑿者此承四㲉之後一舂一簸
始為糲米又一濕一舂猶未至於鑿故言趨於為漸
到之意也
案蹂字箋異孫毓是鄭以字義求之毛為長矣宋賢
多取毛説

載謀載惟

傳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

箋惟思也后稷即為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

案傳於惟字無訓而引周礼極言卜事故疏以為陳祭而卜以釋謀字鄭訓諏謀其日亦含有卜事在若惟則為思念之義無可易也

載燔載烈

傳傅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

箋又燔烈其肉為尸羞焉

正義商頌曰如火烈烈則烈是火猛之意不可近燒故

云貫之加于大上曰烈即令之炙肉也
箋烈字傳義為長得䟽尤明晰

以興嗣歲

傳興來歲繼往歲也
箋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犯軷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

正義此一句非祭所用故分而注之以興者是有所起發之意嗣者繼續之言故知為此祭者欲以迫起來歲以繼續往歲使之歲穀恒熟常獲豐年也來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為來已過為往耳　箋意定以正月為郊何則正朔三而改自夏而上推之高辛氏當

以建寅之月為正故堯典云三帛注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是也王者之後自行其祖正朔后稷高辛氏之冑鄭必正月既以正月為郊則嗣歲郊之歲也故云嗣歲今新歲而謂之嗣者使之繼嗣往年猶嗣子之繼父其意微與毛異大理亦同也

案此箋義典確

行葦

授几有緝御

傳緝御踧踖之容也

箋緝猶續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

正義以授几以侯老人故以緝御為致敬踧踖之容

傳以授几之時有跛踖之容則肆筵之文不主於老人當是承述大文與鄭異耳　緝續者連續之故緝猶續也几御者皆侍其側故御為侍也上章已云肆筵授几今肆筵之上復設席則是主於老者異於上章少者或單席矣惇史主侍老人故知續代而侍者為惇史

案緝御訓跛踖無所直[本]以意為之耳當從鄭義

序賓以賢

傳言賓客次弟皆賢

箋謂以射中多少為次第

正義非賢不得為賓故言賓客次序皆賢也　投壺數筭云某黨賢於某若干純為中多者為賢此射擇

之為賔而云賢明以射中多少為次故易傳也
案此亦箋義為長

以祈黃耇

傳祈報也

箋祈告也

正義祈訓為求但從求善言而報養之故以祈為報也　祈告釋詁文序言周家忠厚則此篇所陳周之先王與今王皆能親〻而敬老也四章以上言親睦九族之事故箋於首章先言王五章以下言養老之事故箋人言先王以明周之先王盡能然也至於此章指言曾孫則是主言成王故云今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為主人明先王亦然矣此先王指文王武王以

其行天子禮故也若大王〻季追王耳未能用天子法上言先王射以擇賓則成王亦然故知即以文王之事接之云亦既序賓矣酌文在祈黄耇之上未告黄耇故之酌者酌而嘗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王君子可也是鄉飲酒之禮賓賢能明日之事也彼注云先生大夫之致仕者不以筋力為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名唯所欲引此者證祈為告義言養老之禮亦當豫告老人矣

案二義皆未明王氏安石曰以祈黄耇則序所謂養老乞言也此勝舊說

以引以翼

傳引長翼敬也

箋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

正義引長翼敬釋詁文　引者率引之義故云在前

曰引謂在前相導之翼者如鳥之翼在身之兩旁故

云在傍曰翼謂在旁扶持之以此引翼是導引扶持

之義

案此鄭義尤為詳晰朱子頌禱之詞不及古訓遠矣

既醉

介爾景福

箋介助景大也

疏毛以為君子成王德能如此當有萬年之壽天又

大與汝大福也

案毛介字無傳而疏以為大蓋見毛凡訓介多以為

大故云爾介大亦古義而訓助尤安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傳融長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配

箋有又令善也天既與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

正義融長釋詁文釋言云明朗也反覆相訓故朗為明也此言令終下云有俶則是始終相對下云公尸此論祭事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以祭礼為重礼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礼為終則與人交接者為始故以饗燕為始享祀為終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始于饗燕終于饗祀 以說一人之事宜為相亞故以有為又令善釋詁文天既助汝以

光明之道令其無有窮已是又使之長也光明之道自在己身行之於人則有名譽此高朗令終還述有融之言故云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易傳者此昭明還乘上文而申之未有祭祀在其間故易之也

案此鄭說為長但讀有融有俶有僕皆作又似不若不破字之為得也

令終有俶

傳俶始也

箋俶猶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

正義俶始釋詁文　箋以此文從介爾昭明以來轉相乘述則是終有俶亦是介爾之事俱為神祐受之

於天非言王之祭燕行事始終故不從微為始以令終已是善名故以俶為厚釋詁文俶作也作事所以厚生故云俶猶厚也言天祐成王既始使以善名終又使厚之見天意殷勤之至也

案孔釋俶之為厚由從鄭義究不若從毛宋陳氏曰王之所以能高明善終者何由知之蓋有其始矣東萊曰終而復始福無窮也足以廣毛矣

公尸嘉告

傳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

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

正義天子以卿謂以卿為尸也卿而謂之公者白虎

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為尸射以公為稱不以公為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為尸然則當時傳記有此說故知宗廟之尸必以卿也卿六命出封則為侯伯故得以公言之此傳據卿非諸侯者為說耳若諸侯入為卿則稱公是常矣尸告主人唯嘏辭耳故知公尸嘉告謂嘏辭也傳言以卿為非諸侯者故又言諸侯入為卿大夫以申足傳說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之卿大夫謂侯伯為卿子男為大夫五等在國臣皆稱之曰公故言公尸也公君釋詁文明國君而稱公非必公爵也此宗廟宜以卿為尸但因解公而連言大夫耳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終祭者子孫也父

北面而事之彼說天子諸侯之法則天子諸侯宗廟
之祭其尸用同姓也於同姓之中用其適者故祭統
注云必取同姓之適知者士虞記云男〻尸女〻尸
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云異姓婦也尸配尊者必使
適也雖虞時男女別尸既祔則夫婦共尸唯此為異
其用適則同也曲礼為曰人子者不為尸注云然則
尸必卜筮無父者然則尸又用適而無父者也非其
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
太公為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云周公祭太山用召
公為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
案孔氏考核頗詳此當從鄭陳氏啓源曰公尸嘉告
公者君也天子祭宗廟以卿為尸卿出封則為侯伯

侯伯入仕王朝則為卿皆有君道故稱公尸以為周先公之尸者非是成王時七廟為先公者三其四皆王也豈太王以下無瑕詞乎雖曰舉尊以槩卑然大義偏枯矣況周先公未追王者自得蒙王號享王祭武成大告稱后稷為先王周禮大宗伯六享所稱先王則偏指后稷以下也何獨於尸而以公名之朱傳又引秦稱皇帝而男女稱公子公主相例則愈儗非其倫秦不師古全無礼文法度豈成周比哉至天子女下嫁三公主之故有公主之稱非目天子為公也且至今猶然不獨秦也此說尤屬疏漏

永錫爾類

傳類善也

箋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頴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

正義類善釋詁文　永長釋詁文此孝子不匱承上朋友之文亦謂羣臣行孝與彼異也以言羣臣之孝則知永錫爾類爲長與汝之族類謂轉相教導也各歆其類則可以徧及天下故云謂廣之教導天下道從朝廷而至於天下是其無竭極之時也

案宋賢蘇朱從傳呂嚴從箋詳玩經義証之上文似箋較勝

室家之壼

傳壼廣也

箋壼之言梱也其與女之族類云何乎室家先以相梱緻已乃及於天下

正義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壼為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述毛傳彼言壼者廣裕民人故以壼為廣也　箋以言室家之壼則壼即是室家之事若言室家之廣則於文不類故易之云壼之言梱以孝行與族類者室家先以相梱逼而密緻言其相親然後以此相親之道與其族類亦使之室家相親故言乃及於天下也毛據外傳為說外傳正解此文而箋必易之者箋之此意

不違外傳也室家相綴則可以化天下則是廣裕民人也孝昭皆取此箋以解外傳是其不違矣但不訓壹為廣與毛異耳

陳氏啓源曰近有以室家指民間言者更為明捷又與毛傳周語不相違可采也

鳧鷖

正義毛於首章傳曰太平則萬物衆多則不以鳧鷖所在與祭處也二章傳曰厚為孝子則是於祖考也卒章傳曰不敢多祈則是述孝子之情非尸有尊卑也然則毛以五章皆為宗廟矣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皆以首章一句言正祭次句以下言燕尸宗

廟燕尸以祭之明日其餘皆同日也如此為章次者以鳧鷖水鳥居水是常故先言在涇既以水為主然後從下而漸至於高爲不常處或出水傍故次在沙而水中高地鳥亦往爲故次在渚水外高地鳥又時往故次在潨山之絶水鳥往最稀故以為末因以鳥之所在取其象類為喻故不依尊卑之次爲

歐陽(脩)氏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渚在潨在亹皆水旁爾鄭氏曲為分别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

鳧鷖在亹

傳亹山絶水也

箋亹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以喻其

來也

正義傳以渚者水中地是土當水之流潨者水會之處是土障水令聚令變丈言亹非復土也故以爲山絕水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所云石絕水曰梁亦此之類蓋石是小石此則大山爲異耳　箋以上四意隨類取喩已有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四方百物諸神畧歆盡矣其所未見唯七祀耳而上言鳧鷖所在於祭皆有所類唯此山絕水之亹於七祀之祭事無其象則是假取其名以爲其義故云亹之言門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取此門名以爲喩爲

案此宜從毛傳鄭亦臆說也

無有後艱

傳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
箋艱難也小神之尸畀用美酒有燔炙可用爽味也
又不能致福祿但令王自安無有後艱而已
正義無有後艱守成而已非神加之福見孝子之意
不敢多祈也礼稱祭祀不祈則皆亦不祈言不敢多
者此非孝子口所自祈言神纔令如此見孝子不敢
多祈耳不敢更復望福是所謂能持盈也　七祀神
之小者故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居人間伺察小過
作譴告者是也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則周
之七祀雖四時别祭於臘亦聚祭之義也此詩所云
未必七神並祭作者於後總言之耳因其神畀而變
其文用美酒有燔炙以其神畀可用爽美之味神又

自以爲畀不敢致福主人但令王自今以去無有後難而已

案傳箋大同小異而皆可存七祀云〻鄭終執每章一祀之説不必從也

假樂

保右命之

箋成王之官人也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勑之如舜之勑伯禹伯夷之屬

正義官人之事王政尤重上文既言宜人故云成王之官人羣臣保佑而舉之保安也佑助也謂能相委知乃相助薦舉成王得其所舉乃命用之

案此毛無訓鄭義尚覺牽強朱子本頴濱之意而曰

天之於成王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似勝古訓

宜君宜王

傳宜君王天下也

箋成王行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為諸侯或為天子言皆相勗以道

正義君王別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總而釋之言宜君者宜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君則諸侯也亦以天下言之者以其與此天下之民為君其國亦在天下之中故同言之　以文承上章故知成王行顯﹅令德求祿得百福也知非子孫之數有千

億者以此美成王能行善德不美其子孫衆多上言
百福是福之衆多故知千億亦福之多數也宜君宜
王文承千億之下故箋以勢接之言得祿故或為諸
侯或為天子明得為天子諸侯即是千億之祿也又
解得祿之由言能相助勉力行道故福祿降之
案二義俱通鄭承子孫千億立解似尤得之

威儀抑〻德音秩〻

傳抑〻美也秩〻有常也

箋抑〻密也秩〻清也

正義抑傳以抑〻為密則是密審故所以為美也釋
詁云秩常也故以秩〻為有常 抑〻密秩〻清皆
釋訓文以此詩美成王之德下云四方之綱則是為

政之事故知謂立朝之威儀也繳密無失謂舉止詳悉事無非禮教令清明謂下民寧靜無幽不燭案抑〻訓宜從鄭秩〻訓宜從毛朱子呂氏皆然可謂斟酌盡善矣

篤公劉

思輯用光

傳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

箋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

正義釋詁云輯和也是思和其民不鬬其民即是相與和睦民能和睦則時人顯知君德故云於時也

以台公追而美之以戒成王不述他姓之人唯巳陳之父祖以此知思輯用光之言意在感今追昔故昜

傳以為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
案此則箋義為長

既順迺宣

傳宣徧也
箋既順其事矣人乃使之時耕
正義宣徧釋言文乃宣（文之）在既順之下順謂順事則宣謂徧耕意亦與鄭同王肅云徧謂廬井毛意未必然也　乃宣之文與緜乃宣乃畝同故亦以為時耕也
案疏以時耕與宣徧意同恐亦是強合要之時耕之說得疏引緜詩而定故勝傳也

既登乃依

俾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
箋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于牢
中以為飲酒之殽
正義以上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登筵依几故云賓
已登席矣乃依几矣以俾此言則知上筵几者毛意
以公劉為羣臣設之饗燕之礼立一人為賓對主以
行礼總而言之則非主者皆曰賓此賓即上蹌蹌濟
濟之人宜為總矣左傳之說饗礼云設几而不倚此
言依几者此章總言於臣之禮不辨饗燕之異下云
飲之食之或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行葦說燕宗
族之礼箋云老者加之以几則羣臣之中當有無几
者據有者言之耳　釋宮云牖戸之間謂之扆明堂

位云天子負斧衣南嚮而立此云既登乃依事與彼同故知是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也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户牖之間然則斧者是屏風之名扆則户牖之間地耳郭璞云扆牕東户西也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于扆地因名為斧扆是也言天子負斧扆則諸侯衣扆有斧以否無明文也此公劉負扆而立謂在朝之時其飲則坐於席故上箋云使之升坐謂設几筵疑飲時非設扆時也

案負扆誠如疏説諸侯無明文此似當從傳義朱子謂宮室既成而落之亦可存也

君之宗之

傳為之君為之大宗也

箋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

正義傳以君之宗之其意為一也板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此以諸侯為一國之所尊故云為之大宗也　夷險易情人之恒事國君不能得其社稷乃逃竄遠夷於此之時臣多解體而能見尊如此所以可尚易傳者孫毓云此篇主稱公劉之厚于民列其始遷於豳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尊賓之事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又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為之君復為之大宗乎箋說為長

案二義亦是大同小異不必左毛而右鄭

其軍三單

傳三單相襲也

箋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遷于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

正義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為軍也此謂發邰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重為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嵩高及此傳皆云徹治則訓徹為治非稅法之通名也言治田為粮謂既至豳地以為久住之粮非在道之粮也何則發邰之日尚委棄積倉不暇言治田為道

路之粮矣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　箋知后稷上公之封者公羊傳曰王者之后稷公后稷本是三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於邰明為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曾孫耳故知仍為大國當作三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豳民始從之其衆未多丁夫適滿三單之數無復羨卒故稱單也以周礼言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然則從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適取羨卒始滿三軍也

案三單蘇呂王氏多用舊說而朱子直曰未詳蓋以公劉雖承后稷之封而自不窋失官以來漸即微弱

豈能仿大國三軍之制故寧闕疑爲此前賢讀書詳愼處鄙見仍用王子雍說蓋一時權宜分爲三層非有意復三軍之舊也其曰單也者羨卒不備而人不加多也不知是否

芮鞫之即

傳芮水厓也鞫究也

箋芮之言内也水之内曰隩水之外曰鞫公劉居豳即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亦就澗水之内外而居脩田事也

正義釋言云鞫究窮也俱訓爲窮故轉鞫爲究此鞫是水厓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鞫之意　芮鞫皆是水厓之名鞫是其外則芮是其内

故云汭之言内謂厓内隩隈之處故即引爾雅以釋之釋即云隩隈也厓内為隩外為鞫李巡曰厓内近水為隩其外為鞫孫炎曰内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之内曰隩水之外曰鞫也經言汭不言隩則經為互也内則汭以明鞫為外〻有鞫名則内亦有汭名以此見其汭為隩也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汭鞫之即以此汭為水名者蓋注礼之時未詳詩義故也

陳氏啓源曰汭鞫俗鞫之即傳云汭水涯也箋云汭之言内也然則汭乃水内涯名非水名也字當作汭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鄭氏注引詩汭鞫證之及箋詩則不用前説孔疏以為注礼時未詳詩意良是

也蘇氏反取其孔注通義較之當矣又案職方賈疏亦辨其故謂詩上言夫其皇澗泝其過澗故以芮鞫為外內周公制礼時以汭為水名汭即皇澗名為汭耳賈以汭為皇澗之別名殆是臆說不如孔疏之當又鞫訓水外字當作垠鞫字乃借也職方鄭注引詩作垠漢書地里志引詩作阸師古曰韓詩作阸案垠泒阸三字不見說文而見玉篇皆居六切注云水外曰垠阸古岸也泒水文也廣韻泒同玉篇垠阸二字皆兼曲岸水外之義則芮鞫々字當以垠為正而阸次之餘皆借也

卷阿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

傳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

箋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王當曲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為長養民

正義釋天云迴風為飄李巡曰迴風旋風也風必有道然後得去阿之曲者風無去路故入阿䠠消善政消惡亦復如此　大陵曰阿釋地文以此詩勸王求賢求之必得降意下言君子之來此當言王待之狀且舜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是得賢然後消惡非惡消然後賢來故易傳以曲阿喻王之體屈也屈體者謂降尊就卑接以恩意使賢者感恩而樂來也以飄者

風之狀故言猥來以對之猥者多而疾來之意飄風

之來非有定所而以自南言之明其比南為義故知

以南是長養之方喻賢者有長養之德故云其來為

長養民也檜風云匪風飄兮何人斯篇云其為飄風

彼皆不言自南故以為惡此言從長養之方故為喻

善其取一象不得皆同此言賢人疾來故以疾風為

喻

朱子曰疑召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而賦其事因

遂歌以為戒也

呂氏祖謙曰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

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

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化養萬物為比則當如鄭

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秦氏松齡曰有卷者何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朱子曰疑召公從成王游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輔氏曰有卷者阿言其地也飄風自南言其時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言其事也

案風從長養之方而來此義最好不可廢至被德消惡屈體待賢二義兩家說詩固自深妙然恐終以朱子即景之說為長

伴奐爾游矣

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

箋伴奐自縱弛之意也賢者即來王以才官秩之各

任其職女則得伴奐而優自休息也

釋文伴音判徐音畔奐徐音換

正義王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為義蓋伴為廣大奐為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是分之也則毛當謂為伴奐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為鄭讀也　伴奐之言與優游相類故為自縱弛之意

案毛氏所訓詳味經文似不甚融洽鄭氏為近但之縱弛二字不可為訓且與下句相複鄭意古字多通後來莫考伴奐或如氷渙之義近於蕭散與游義為近姑存管見以俟考

茀祿爾康矣

傳茀小也

箋茀福康安也

正義福之大者莫過永年命長已是大福則茀福宜為小福故以茀為小福言小尚安之則大者可知

茀之為福為小皆無正訓以其與祿共文宜為福耳案小福之說殊難置解踈雖多為之解究未見確故宋賢多從鄭說蘇訓茀為多曹氏粹中曰草多謂之茀茀祿言得福之蕃茂也蓋本之說文道多草之訓似亦可存

純嘏爾常矣

傳嘏大也

箋純大也予福曰嘏使汝大受神之福以為常

正義嘏大釋詁文　純大釋詁文詩之有嘏字者皆是祭祀之事少牢特牲之礼尸嘏主人皆予之以福故云予福曰嘏受福以為常言其終常德之未嘗闕失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

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為輔翼也引長翼敬也

箋馮〻几也翼助也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尸之入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至設几佐食入助之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

正義傳以此求賢不言祭故皆以為賢人之德馮翼

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稱總而為名皆是道也以憑翼義隱故特釋之言道可依憑以為輔翼則孝之與德亦為道也憑者可以杖翼者可以輔助憑重於翼故先憑後翼孝者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俱是賢人之行分之異名耳引長輔翼皆釋詁文 顧命云成王憑玉几又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是憑施於几故以憑為憑几皐陶謨曰庶明勵翼又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是翼謂佐助故以翼為助曲禮下曰內事曰孝王某王人稱孝故知有孝斥成王有孝即是主人則有德宜謂助祭故以有德謂羣臣不解以引以翼從行尊而略之下言百神爾主純嘏爾常皆言神福主人神福由祭祀而來此詩為求賢而作

故知此章說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以尊之故豫
撰几擇佐食撰几解有憑擇佐食解有翼以下句乃
言以引以翼謂未至導引之則有憑有翼未是尸之
來至故為豫也撰謂供置之與擇相類但几則取而
置之故言撰佐食則衆中簡之故言擇耳此本或云
豫撰食者誤耳孫毓載箋唯言撰几擇佐食是也定
本亦作饌字非也少牢尸未入之前云祝筵几於奥
祝設几於筵上特牲尸未入之前云祝筵几於室中
東面是豫撰几也少牢云佐食升牢佐食遷肵俎特
牲云宗人遣佐食盥出皆其下始言迎尸是擇佐食
亦在尸未至之前故俱言豫也知翼為佐食者以翼
者助也祭礼之有助名者唯佐食耳特牲注云佐食

賔佐食尸者佐助也故知翼為佐食言廟中有孝子有羣臣謂祭時也然則凡與佐食亦在廟中用之別言廟中有孝子者凡與佐食祭時自在廟中其撰擇之時則在廟外以孝子不迎尸故以廟中為主設孝德之文於引翼之上見尸未入之前已有祭事故也言尸之入使祝贊導之扶翼之者行葦箋云在前曰引在旁曰翼此與彼同故以引為贊導也少牢云祝出迎尸於廟門之外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是祝在前導之也導謂在前則贊謂在後少牢又云祝延尸々升自西階入祝從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々進也特牲亦云至於階祝延尸尸入升祝先主人從是在後贊之也故此兼言贊為

特牲少牢無亦在尸旁之時而言特翼之者已有在其前後亦當或在其旁特牲注引禮器詔侑無方是前後左右無常也又言尸至設几佐食助之明上祿設至此用之又解所以令王尊尸如此者尸神象故當事之如祖考

案此通篇皆頌功成治定勉王以保泰持盈不應此章獨有祭祀擇尸之事自當以毛傳為正解

如圭如璋

箋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則顒顒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

案此毛無傳箋就臣說似未確朱子以為頌君得之

亦集爰止

箋亦興衆鳥也

正義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〻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字從鳥凡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

案毛於此無訓不煩訓也鄭訓未確仍是言鳳耳非言羣鳥也若以亦指衆鳥則亦傳於天亦指衆鳥耶

矢詩不多

傳不多〻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歌焉

箋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令遂為樂歌王

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
正義傳反其言以不多為多者王既能用賢不復須
戒故以作詩為煩多也　箋以忠臣諫王其言雖多
猶恨心之不盡不當自謂已言已為多也宜順文自
通不宜反之故易傳以為作此詩不復多言其意猶
以為少也
案此箋義為長
民勞
汔可小康
傳汔危也
箋汔幾也
正義以汔之下即示小康明是由危須安故以汔為

危也　傳以汔之為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戚汔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為幾也昭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云汔幾也然則期字雖别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

案此亦箋勝

柔遠能邇

箋能猶伽也

釋文能徐云毛如字鄭奴代反伽檢字書未見所出廣雅云如若也均也義音相似而字則異舊音如庶

反義亡難見鄭注尚書云能迯也與此不同

陳氏啓源曰柔遠能邇見書亦見詩鄭注書則曰能迯也箋詩則曰能猶伽也伽字唐初已不載字書音義莫攷釋文借用廣雅如字訓（廣雅云如若也均也）釋之正義用書注迯意釋之然鄭箋自有解矣箋云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則伽義當與順相同又釋文云能毛如字鄭奴代反據徐反能與耐同伽當訓任徐邈晉人去鄭未遠宜得伽字之解矣但毛傳能字無訓孔述毛全用鄭順意不知徐云毛如字當作何義也案尚書孔傳云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孔訓為安）柔疏引王肅云能安遠者乃能安近二說相反而釋能字則同徐意或如之

汔小可休

傳休定也

箋休止息也

正義釋詁云休息也定止也息亦定之義故以休為定箋云休之為定於義雖通而未是正訓故以休為止息合為合聚所以申足毛義

以謹惛怓

傳惛怓大乱也

箋惛怓讙譁也謂好争者也

正義惛怓者其人好鄙争惛怓惛怓然故箋以為猶讙譁謂好争訟者是其言語為大聒乱人故云大乱非是為大禍乱也

案說文訓[illegible]為亂從此以推毛為勝矣

以謹醜厲

傳醜衆厲危也

箋厲惡也春秋傳曰其父為厲〻壞壞也無使先王之正道壞

正義醜衆釋訓文易之言厲者皆危之義乾九二夕惕若厲之類皆是危也故以為危醜厲謂衆為惡行以為人者也　箋以言人之惡當指其惡狀危非惡之名故以厲為惡秋官司厲注云犯政為惡曰厲是也

案宋賢於此條多取鄭說今亦從之

我雖小子而式宏大

傳戎大也

箋戎猶女也

正義戎大釋詁文王肅云抂王者之大位雖小其子用事甚大也　以下已有大故訓戎為汝宏復為大則大文太重故宏猶廣廣亦大之義耳

案戎訓為汝本無正文似宜從毛義予雍所解尤得之板

出話不然

傳話善言也

箋天下之民盡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

釋文話户快反說文云會合善言也

案善言為釋詁文與說文合傳箋同義似無可疑而

鄭意猶有未安如詩慎爾出話豈亦慎爾出善言乎話只是話言之訓耳朱子以女之言出皆不合理諸家解釋未有能勝之者

為猶不遠

傳猶道也

箋猶謀也

正義猶道釋詁文　猶謀釋詁文以言不遠則無不能深知遠事故易傳以猶為謀

案此箋義為長

天之方難

箋天斥王也　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

案詩人不敢輙言王托之於上帝上天是與然亦有直指天而不盡屬之王者如此句第言運會之艱耳箋必以為指王似未確毛於此無傳不煩傳也

無然憲〻

傳憲〻猶欣〻也

箋臣乎女無憲〻然無沓〻然為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

釋文爾雅云憲〻泄〻制法則也

案重文猶執单字為訓恐本義未必然也毛訓必有所自来不得泥爾雅鄭箋以議毛氏類濵訓憲〻為軒〻宋賢釋経雖好武断然軒〻即欣〻之意此説似可存參又鄭注礼記樂記武坐致右憲左讀憲為

軒此或蘇氏所本

無然謔〻

傳謔〻然喜樂

箋今王方為酷虐之政女無謔〻然以讒慝助之

正義此言謔〻猶上憲〻見王為惡如喜樂之故為喜樂也　謔〻直是喜樂之貌而云以讒慝助之者釋訓云謔〻謞〻崇讒慝也舍人曰謔〻謞〻皆盛惡貌孫炎曰厲王暴虐大臣謔〻然喜謞〻然盛以興讒慝也是以讒慝助之事也

案宋賢多以謔為戲侮是就一字解耳不知古人重字即不與一字同也毛訓必有所本鄭義終覺支離孔疏則強為牽合

价人維藩

傳价善也

箋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

正義价善釋詁文藩者園圃之籬可以屏蔽行者故以藩為屏也垣者小墻之名故云垣墻亦是屏蔽之義也以大師是三公之官大邦是諸侯之國大宗文在其下則是天子之身故云王者天下之大宗以礼有大宗小宗為其族人所尊故稱宗子天子則天下所尊故謂之大宗也傳以藩垣屏皆防衛之名幹是施法之稱言以善人及三公諸侯障蔽寇難　箋以詩戒王使親其官人不勸王擇人為官故不從以价為善也价者甲之別名故以价為甲以其身被甲故

稱甲人君言宗人宰人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于周礼司馬之卿也以兵甲之事國之所重且舉司馬以明六卿猶言大師以顯三公也

案价訓為善固屬古義蘇傳以价為大蓋謂與介通也似更勝毛不可以其後起而忽之若鄭作甲解則未足為訓矣

大宗維翰

傳王者天下之大宗

箋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

正義以大師是三公之官大邦是諸侯之國大宗文在其下則是天子之身故云王者天下之大宗以礼有大宗小宗為其族人所尊故稱宗子天子則天下

所尊故謂之大宗也　以天子諸侯皆絶其宗名且以上文類之不得為王之身大者衆多之辭宗者與王同族故知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

案此箋義為長疏云天子諸侯絶宗一語定案矣

懷德維寧

傳懷和也

正義懷之為訓思也來也止也思止亦和之義故為和也

案此懷字宜訓為思傳義未確疏為之強合非是此亦當從宋人解

無獨斯畏

箋斯離也城壞則乖離而女獨居而畏矣

正義斯離釋言文

案斯有此析離三義疑毛於此句訓為此故不為傳

鄭義雖有本家賢不甚從之非無所見